

《金瓶梅》

与



丁朗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瓶梅》与北京

丁 朗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与北京 / 丁朗著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11
ISBN 7-80088-738-3

I . 金… II . 丁… III. 金瓶梅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120 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第 20917 号

《金瓶梅》与北京

丁 朗 著

责任编辑 张承

•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河北省永清县福利胶印厂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88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2.80 元

ISBN 7-80088-738-3/1·114

序

由作家王蒙作中介，卜键同志牵线，我得以结识丁朗同志已经将近十年了。第一次见面，他带来了《〈初刻金瓶梅词话〉系二十卷本考》的论文。拜读之后，决定在《金瓶梅研究》第四辑发表。读书很细，思辩缜密，行文严谨，学风笃实，是丁朗同志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丁朗同志几年来在《金瓶梅》研究领域，勤于笔耕，矻矻以求，今结集为《金瓶梅与北京》，即将面世。他谦抑地以后学自居，我则以他为畏友，嘱我作序，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金瓶梅》早已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山西发现《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就增添了一个部门，近世诸贤鲁迅、郑振铎、吴晗等相继撰文，论述纂详；日本与西方诸国的汉学家亦有宏篇鉅制为之推要阐明，蔚为大观。其中，争论时间最长、观点最为繁纷，莫过于有关《金瓶梅》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等诸问题，延续于今，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中各节，正是围绕着这些引人注目的问题，集中阐明了丁朗同志的观点。应当坦诚地说，丁朗同志的不少观点和我是相同或相近的，特别在词话本和崇祯本的关系上，我赞赏他的观点。他说：

初刻词话本不但是现存崇祯本的生身之母，同时也是现存词话本的生身之母，现存于世的两种刻本原是一奶同胞的

亲兄弟。即：

手稿本——抄本——初刻本——
[现存词话本
现存崇祯本]

十几年前，我只注意到《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词话本的初刻本，而没有去考察词话本和绣像本（通称崇祯本）是兄弟关系，简单地视为父子关系。丁朗同志的论述，修正了我原来的观点，并从中获得了教益。丁朗同志的立论，是基于他对词话本和绣像本的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正文，仔细比较、分析，下了一番苦功夫，才搞清了它们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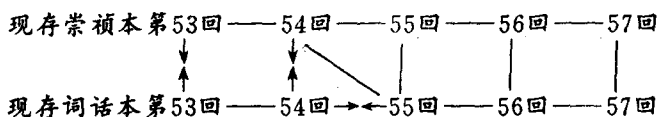
迄今所知，有明一代记载《金瓶梅》者，惟有沈德符和薛冈在《万历野获编》和《天爵堂笔余》中，既谈到《金瓶梅》早期抄本的流传情况，又谈到《金瓶梅》的刊刻经过，尤以前者内容详赡。沈德符这段记载中的后半部分曾说：

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贗作矣。

最早对这五回是否为“贗作”进行全面研究的，首推美国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他在《金瓶梅版本及其他》的长文中，用了整整一节文字，即第三节《〈补以入刻〉的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作了专门论述。他的结论：这五回不是原作，应划为贗作范围；而对沈德符“时作吴语”的记载，则持保留态度。那么，这五回中是否“时作吴语”呢？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老师在《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10期）一文中，作了深入的比较研

究。因原文较长，不便征引。好在《中国语文》比较易见，一查即得。朱先生认为：汉语方言中反复问句，有两种类型：一是“VP 不 VP”？如“去不去”；一种是“可 VP”？如“你可相信”？这两种反复问句互相排斥，不在同一方言里共存。《金瓶梅词话》所使用的方言，采用“VP 不 VP”句式。他举了十八个例句，如第三十九回“你说他偏心不偏心？”七十二回：“西门庆问道：好吃不好吃？”等等。《金瓶梅词话》里也有“可 VP”型反复问句，也举了十六个例句，如第五十三回：“你可要吃烧酒？”五十四回：“可曾吃些粥汤？”十六个例句，有十个集中在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里。而苏州话正好是采用“可 VP”句式。因此，沈德符的“时作吴语”记载，得到了证实。朱先生的分析，详实细密；结论，无疑也是科学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五回确是贗作。然而，国内的学者，对沈德符的记载，仍提出质疑，如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就说：“我们现在只能从《金瓶梅词话》的实际出发，确认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文笔、语气、格调与其他各回相互协调，并非是什么‘陋儒’的‘补刻’，而完全是当时‘全本’的一部分。”“仅据这两点来说五回‘贗作’，不能令人置信。”这五回究竟是不是“贗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金瓶梅词话》的成书过程、版本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此，丁朗同志也作了深入探讨，他说：

从纵的方面说，崇禎本这五回的内部是相对和谐的，每回与每回之间是比较能够衔接的，而词话本这五回本身却存在着内部冲突，分裂成了前后两个无法衔接的部分。……再从横的方面看，两种这五回的两个后三回，相互之间是大同小异，相对一致的；而两个这五回的前两回，虽然说都是扣着一个题目编写的，相互之间的差异却相当明显。……两种版本这五回间的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可以示意如下：



既然现存词话本这五回的后三回与现存崇禎本这五回是彼此相容的，所不能相容的只是现存词话本这五回的前两回，而这个前两回甚至和自己的后三回也不能相容，这就充分说明：《金瓶梅》初刻本这五回的原始基本面貌是与现存崇禎本这五回相一致的，而现存词话本第五十三和五十四回这两回之所以与它前后左右都不能取得一致，不过是现存词话本对初刻本这两回单独作了一次既不顾头又不顾脚的大改动而已。

丁朗同志的这些观点，新颖而又独到，称得上是考证精详，辨析烛幽显微，判断下语斩截，毫无臆测和悬拟之辞。若不是细心读书，下功夫读书，是不可能言人之所未言的。不论这些观点能否为学界所公认，单就丁朗同志的这种治学精神，应为学界所首肯、尊重的。

我们所以提倡能安于寂寞，下苦功夫读书，提倡要有“面壁九年”的苦行僧精神，是因为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学术界，包括《金瓶梅》研究界，呈现出一种浮躁的氛围。此风不息，我们的学术研究，必定要陷入死胡同。谓予不信，请看有关《金瓶梅》作者的研究现状。当前，《金瓶梅》作者的候选名单越来越长，不断膨胀，已达三、四十人之多。造成这一历史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与极少数人以此作为沽名钓誉的“敲门砖”，不无关系。不是说作者是个嘉靖间的“大名士”吗，那么好，嘉靖一

朝四十五年，大名士、小名士、准名士有的是，可以毫不费力地拉出一个，把《金瓶梅》作者的桂冠往他头上一戴，易如反掌。《金瓶梅》所用方言，地域宽广，好事者又把当地现在流行的方言与小说语言作简单比附，对号入座，硬说作者必是当地人无疑，于是，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立马冒出了一批《金瓶梅》的作者，望风捕影，不着涯际。更有甚者，竟敢于胡编乱造；王采就是一例。这位嘉靖年间的徐州通判，竟被说成是陈经济的化身、李瓶儿的儿子、西门庆的仇人，真是天方夜谭。科学研究容不得半点虚伪，学术也是不能乡愿的。一个严肃的研究题目，被糟蹋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痛心。伪科学所以有市场，有人乐而为之，就在于极少数人故弄玄虚，标新立异，目的是取得一个《金瓶梅》作者一说的“发明权”，藉以沽名钓誉，招摇过市，必然会遭到历史的唾弃。

丁朗同志反其道而行之。他也探索了《金瓶梅》的作者，但仅仅画其轮廓，并未坐实，给读者留下了空阔的天地。这种审慎的态度，我认为是可取的。

收入本书的篇章，并非完美无缺，不少章节显得琐碎拘密。用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的话说：“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研究《金瓶梅》亦在其例。应当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把它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长河里，放在明、清长篇小说大的氛围里，研究它们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不是孤立地拈出一部作品来立论。这样研究，其成果便有普遍性，更具说服力。《金瓶梅词话》不仅不是中国第一部文人作家独创的长篇小说，况且也未经文人作家的加工写定，而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唯一现存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活化石。离开了这个大的前提，去寻找《金瓶梅》的作者，无疑于缘木求鱼，不着边际。早在明末，无论是屠本峻，还是沈德符，他们的记载，不是“相传”，便是“闻此”，根本无法确指。经过了四百年的推测，还去遴选《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名单，岂非扣槃扞

烛？再争论若干个世纪，恐怕都不会有个美妙的结果。我作如是观。

朱夫子有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愿与丁朗同志共勉。

• 刻 群

初草于大连旅次，岁在丙子
七月中浣改定于京城思敏斋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兰陵笑笑生不拥有《金瓶梅》原作的著作权	(1)
一、一件怪事	(3)
二、任何奇怪现象都不是不可解释的	(7)
三、正确的答案必须是经得起验证的答案	(15)
四、这一来,笑笑生的宝座可就不稳了	(19)
第二章 追寻《金瓶梅》原稿所失五回的遗踪	(21)
一、荒漠中有十块路标	(21)
二、扬州的员外为什么爱姓苗?	(27)
三、潘金莲与陈经济成奸本是西门身后事	(29)
四、陈经济韬光养晦	(33)
五、汤来保九上东京与“这五回”彻底失踪的内在联系	(36)
第三章 《金瓶梅》与北京种种	(41)
一、玉黄李子	(42)
二、从《橘律阳》说起	(45)
三、刘太监管的砖厂何在?	(48)
四、马房内臣	(50)
五、何处有皇木?	(51)
六、本司三院的地理位置	(52)

七、院中炉烧熟鸭·····	(54)
八、白眉赤眼与乐星堂·····	(55)
九、韶武、堂上、礼部官身·····	(56)
十、国子上舍、廊吏与序班·····	(57)
十一、天牢、冷铺及其它·····	(59)
十二、兵部洼、白塔、王府、井·····	(60)
十三、外四家的门外头的人家·····	(61)
十四、《金瓶梅》里的街巷名称·····	(63)
十五、《金瓶梅》寺庙索隐(一)·····	(64)
十六、《金瓶梅》寺庙索隐(二)·····	(66)
十七、《金瓶梅》寺庙索隐(三)·····	(67)
十八、《金瓶梅》寺庙索隐(四)·····	(68)
十九、《金瓶梅》里的北京吃食(一)·····	(70)
二十、《金瓶梅》里的北京吃食(二)·····	(75)
二十一、《金瓶梅》里的北京吃食(三)·····	(78)
二十二、《金瓶梅》中的北京风习(一)·····	(81)
二十三、《金瓶梅》中的北京风习(二)·····	(85)
二十四、《金瓶梅》中的北京风习(三)·····	(91)
二十五、清河人的京城口吻·····	(92)
二十六、释“汝府良医”·····	(94)
二十七、《金瓶梅》作者并不熟悉山东·····	(95)
结语·····	(98)
第四章 《金瓶梅》讲的是哪里话？ ·····	(99)
一、《金瓶梅》说的是吴语吗？·····	(100)
二、《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	(104)
三、川陕湘鄂等省都人觉得，《金瓶梅》读来是乡音 ·····	(114)

	四、还是先与元杂剧的语言比较一下吧	(116)
	五、“怎的”、“恁”、“斩眼”之类	(128)
	六、《金瓶梅》讲的是明代北京话	(133)
第五章	《金瓶梅》直刺北京的严嵩当局	(145)
	一、《金瓶梅》的主题之一是反腐败	(145)
	二、《金瓶梅》不是一般地反腐败,而是影射着明代嘉 靖年间的严嵩内阁和锦衣卫的	(148)
	三、然而,《金瓶梅》闪烁其辞	(154)
	四、因为严嵩还活着!	(156)
	五、《金瓶梅》流露的嘉靖年间历史事件	(158)
第六章	《金瓶梅》是怎样毒骂嘉靖皇帝的?	
	——兼论《金瓶梅》前八十回的成书年代	(163)
	一、宋代的故事里怎么出来了明代人物?	(163)
	二、先说说“王兵马的皂隶”	(169)
	三、再说王相与李铭	(171)
第七章	《金瓶梅》与宦官的隐秘关系	(176)
	一、《金瓶梅》隐去了宋代一些人的宦官身份	(176)
	二、《金瓶梅》对明代太监区别对待	(180)
	三、《金瓶梅》对曹禾、狄斯彬的不同态度	(181)
	四、薛太监的牢骚与何太监的谦恭	(185)
	五、《金瓶梅》的性描写与宦官的性行为	(188)
第八章	《金瓶梅》是怎样从宋元话本中吸食乳汁的?	(191)
	一、《大宋宣和遗事》与《金瓶梅》	(192)
	二、《清平山堂话本》与《金瓶梅》	(201)
	三、《古今小说》中的宋元话本与《金瓶梅》	(207)
	四、《警世通言》中的宋元话本与《金瓶梅》	(210)
	五、《醒世恒言》中的宋元话本与《金瓶梅》	(215)

六、小结一下	(217)
第九章 《金瓶梅》是北京曲艺史上的璀璨明珠.....	(220)
第十章 挂一张寻人画像在北京街头.....	(234)
后 记	(242)

第一章

兰陵笑笑生不拥有《金瓶梅》 原作的著作权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从它的手稿还只是在部分文人间辗转传抄的时候开始，就是个令人关心的问题。历经明末近百年时间，以及整整一个满清朝代，直到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初期在山西发现了如今流行的这本《金瓶梅词话》，其序言上“兰陵笑笑生作”六个大字赫然在目，这个疑团才终于开始有了一点线索。

可是“兰陵笑笑生”乃是一个化名，它究竟代表着明代的什么具体人物，仍然是个不解之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表面看来，“兰陵”二字是作者遗留的一个重要痕迹，只要抓住它一追到底，不愁作者不暴露他那庐山真面目。不料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历史偏爱和人们开开玩笑，它竟弄出了南北两个兰陵来，一个在江苏，一个在山东，似乎是在故意给我们后代人增加破解的难度。有的人赞成山东，有的人赞成江苏；你争我抢，不可开交；被排除在兰陵之外的某些省市也不甘心出局呵，于是大喝一声：不要吵啦！“兰陵”二字不过是作者布的一座疑阵，其实他与南北两个兰陵全都没有

任何关系，他的籍贯以及他的居留地应该从江苏、山东两省以外的地方去找才对！——这样一来还能不热闹？明代嘉靖以后几乎所有知名文人，唐伯虎（苏州）、汤显祖（江西）、王世贞（江苏）、李开先（山东）、谢榛（山东）、卢楠（河南）、王伯谷（苏州）、屠隆（浙江）、田艺衡（杭州），甚至根本算不得什么文人的著名官僚贾三近（只因为他的老家在北兰陵），以及其他一些毫不相干的老先生，据说总数已达数十位之多，全都不得安息，被从坟陵里请了出来，全不管其本人愿意与否，硬要让他们充当《金瓶梅》一书的原作者。而且，每一位的证明材料都被写成了厚薄不等的一本书：条分缕析，头头是道；旁征博引，披沙拣金。

除了个别人是学识不足而又急于成名，以致闹出了大笑话之外，凭心而论，提出以上见解的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解开这一历史悬案作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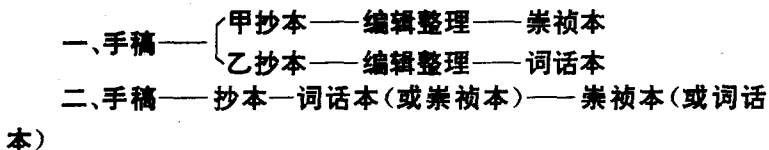
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他们的结论却是不正确的，按照他们所提供的路线是永远也追踪不到《金瓶梅》的作者的。这是因为：一、《金瓶梅词话》原著的著作权是不属于“兰陵笑笑生”的；二、就连现在流行于世的这本《金瓶梅词话》的主要著作权也是不属于“兰陵笑笑生”的；三、所谓的“兰陵笑笑生”基本上是一个冒名顶替、欺世盗名的人物，但又不能说他与现存《金瓶梅词话》之间毫无关系，他有可能是现存《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和五十四这两回的修改者。

本书的全部任务就在于追寻业已消失了的《金瓶梅词话》原著的作者的踪迹。而“兰陵笑笑生”的出现，实际上是对我们追踪原作者的一个极大的干扰。为了排除它，必须首先弄清它。为此，有必要先来交代一下以下问题，即：“兰陵笑笑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为什么会冒出这么一个人来？有什么根据说他是盗名窃誉者？

一、一件怪事

我们知道,直至目前,流行于世的《金瓶梅》存在两大版本系统:一个是署名“兰陵笑笑生”著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通常就叫做《金瓶梅词话》,研究者们简称它为词话本;另外一个《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包括张竹坡评点的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和《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之类),通称《金瓶梅》,研究者们简称之为崇祯本或绣像本、说散本等等。全书一百回:词话本每卷十回,共分十卷;崇祯本每卷五回,共分二十卷。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词话本被发现之前,人们看到的实际上只有一个二十卷的崇祯本,而崇祯本上是没有作者署名的。后来,在这个新发现的十卷本词话本上见到了一篇“欣欣子序”,在这篇序里见到了“兰陵笑笑生作”的字样,“笑笑生”此人才被公认为《金瓶梅》的原作者的。

两种版本的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那么,这两个版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一般认为有两种可能:



我们把第一种情况叫做兄弟关系,把第二种情况叫做母子关系。经过研究,认为两种版本属于母子关系的意见逐渐得到了较为普遍的首肯:词话本为母,崇祯本为子。理由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传世至今的多种明代崇祯本刻本中,几乎每一种里面都

有偶尔将其卷前题名误刻为《金瓶梅词话》的现象。如第七卷，按照统一规格，本应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七”才对，却被刻成了“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与此相似的还有第九卷，被刻成了“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九”。在崇祯本上出现过“词话”字样，而在词话本上却没有一次出现过“绣像”或“批评”的字样，甚至连偶而漏掉其“词话”字样的情况也没有。

其次，崇祯本里有避讳天启与崇祯两兄弟名讳的现象，说明它的刊刻时间晚于万历末年刊刻的现存词话本。

再次，词话本中出现的许多错字，崇祯本里也同样出现；如第五十七回，西门庆明明是从东京回来的，在其自述中，两种版本却都刻成了“西京”，等等。

综合上述各点，不难得出结论：词话本出世早而崇祯本出世晚；不是词话本因袭了崇祯本，而是崇祯本因袭了词话本；两者间既不存在兄弟关系，也不存在崇祯本为母而词话本为子的相反关系。唯一的可能性是，词话本是母本，崇祯本是子本；上述诸点，正是母亲给儿子身上遗留的一些胎记。

既然词话本是崇祯本之母这一点是肯定的，那么，理所当然的是，只有崇祯本对词话本进行增删的可能性，而排除了词话本对崇祯本进行任何增删的可能性。这一点，也应当是毫无疑义的。

然而，却出现了这样一件怪事：

一、潘金莲和女婿陈经济早在西门庆在家时就已发生了苟且之事，因此，当西门庆离开清河去东京为蔡太师祝寿之后，双方想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再续鸳鸯之好就更是十分自然的了。在现存《金瓶梅》词话本第五十五回中，对此有这样一段描写：

那一日，正是风和日暖，那金莲身边带着许多麝香合香，走到卷棚后面，只望着雪洞里。那经济日在店里，哪得脱身进来。望了一回不见，只得来到屋里，把笔在手，吟哦了几声，便